|  |  |
| --- | --- |
| 2016全国卷甲。陈登云，字从龙，唐山人。万历五年进士。除鄢陵知县。政最，征授御史。出按辽东，疏陈安攘十策，又请速首功之赏。改巡山西。还朝，会廷臣方争建储。登云谓议不早决，由贵妃家阴沮之。十六年六月，遂因灾异抗疏，劾妃父郑承宪，言：「承宪怀祸藏奸，窥觊储贰。日与貂珰往来，绸缪杯酌，且广结山人、术士、缁黄之流。曩陛下重惩科场冒籍，承宪妻每扬言事由己发，用以恐喝勋贵，簧鼓朝绅。不但惠安遭其虐焰，即中宫与太后家亦谨避其锋矣。陛下享国久长，自由敬德所致，而承宪每对人言，以为不立东宫之效。干挠盛典，蓄隐邪谋，他日何所不至。苟不震奋乾刚，断以大义，虽日避殿撤乐、素服停刑，恐天心未易格，天变未可弭也。」疏入，贵妃、承宪皆怒，同列亦为登云危，帝竟留中不下。 　　久之，疏论吏部尚书陆光祖，又论贬四川提学副使冯时可，论罢应天巡抚李涞、顺天巡抚王致祥，又论礼部侍郎韩世能、尚书罗万化、南京太仆卿徐用检。朝右皆惮之。时方考选科道，登云因疏言：「近岁言官，壬午以前怵于威，则摧刚为柔；壬午以后昵于情，则化直为佞。其间岂无刚直之人，而弗胜龃龉，多不能安其身。二十年来，以刚直擢京卿者，百止一二耳。背公植党，逐嗜乞怜，如所谓『七豺』、『八狗』者，言路顾居其半。夫台谏为天下持是非，而使人贱辱至此，安望其抗颜直绳，为国家锄大奸、歼巨蠹哉！与其误用而斥之，不若慎于始进。」因条数事以献。 　　出按河南。岁大饥，人相食。副使崔应麟见民啖泽中雁矢，囊示登云，登云即进之于朝。帝立遣寺丞钟化民赍帑金振之。登云巡方者三，风裁峻厉。以久次当擢京卿，累寝不下，遂移疾归。寻卒。 | 陈登云，字从龙，唐山人。万历五年（1577）进士，授职鄢陵知县。政绩最好，升为御史。出按辽东，上疏陈明安定边境的十条对策，又请求加速建立首功的赏赐制度。后改为山西巡抚。  回到京城，恰好朝廷大臣正在争论立储君的事。陈登云认为朝议迟迟不能决定，是贵妃家人暗中捣鬼。万历十六年（1588）六月因发生灾害上疏弹劾贵妃父亲郑承宪，说：‚郑承宪包藏祸心，觊觎储君。天天与宦官往来，商量对策，而且广泛交结山人、术士、道士、和尚之流。当初陛下重惩科场冒名顶替之人，郑承宪的妻子每每扬言事情是自己揭发的，用来恐吓勋贵，以巧言惑动朝廷人士。不但惠安遭到他们算计，即使中宫与太后家也谨慎避开他们的锋芒。陛下统治国家已很久了，这是惠政的结果，而郑承宪每次对人说，认为是不立太子的结果。干扰盛典，蓄谋已久，以后有什么事他干不出来呢？如果不振奋朝纲，以大义决断，否则即使日日不上朝不奏乐，穿白衣，停止刑罚，恐怕皇天也不答应，天变是不可抗拒的。‛疏上，贵妃、郑承宪都发了脾气，同仁也以为陈登云危险，但皇上把奏疏留下了。  很久以后，他又上疏弹劾吏部尚书陆光祖、四川提学副使冯时可、应天巡抚李涞、顺天巡抚王致祥、礼部侍郎韩世能、尚书罗万化、南京太仆卿徐用检。朝廷的大官都很怕他。当时，正好考选科道，陈登云因而上疏说：‚近来御史官，壬午以前害怕淫威，刚正的变温柔了；壬午以后拘于情面，正直的变为谄媚。其间难道没有刚正的人吗，但不胜被攻击倾轧，没有安身的地方。二十年来，以正直提升为京官的只有一、二个人。背着皇上，培植党羽，摇尾乞怜，像所谓‘七豺’、‘八狗’，御史占了一半。台谏是为天下主持是非的，而使人践踏到这种地步，怎能希望他不顾情面，正直地处理事情，为国除掉奸人、消灭败类呢！与其因误用而贬退，不如谨慎地考察人选。‛因而条陈数件事献给皇上。  出任河南巡按。那年发生大饥荒，人相互吞食。副使崔应麟看见百姓吃湖中的雁屎，便包来给陈登云看，陈登云便送到朝廷。皇上立即派遣寺丞钟化民分发库银赈恤百姓。陈登云三次巡视地方，执政严厉，按规定应当提升为京官，屡次被宫中扣住不下发，于是他称病归家。不久之后就死了。 |
| 科道：明、清[六科给事中](http://baike.baidu.com/item/%E5%85%AD%E7%A7%91%E7%BB%99%E4%BA%8B%E4%B8%AD)与[都察院](http://baike.baidu.com/item/%E9%83%BD%E5%AF%9F%E9%99%A2)十三道监察御史总称，俗称为两衙门。 | **台谏** [tái jiàn]  官名。唐时，台官与谏官分立。唐、宋侍御史、殿中侍御史与监察御史掌纠弹，通称为台官，谏议大夫、拾遗、补阙、正言掌规谏，通称谏官，合称台谏。清代统归于都察院，职权不再分别，虽亦统称台谏，与宋之台谏性质有所不同。  **台官**指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其主要职务为纠弹官邪，是监督官吏的官员；**谏官**指谏议大夫、拾遗、补阙、司谏、正言，其主要职务是侍从规谏，是讽谏君主的官员。自宋代开始，开了台谏合一之端，两者事权相混，谏官也拥有对百官的监察权。宋代台谏，实即御史台、监司、谏官连称。《宋会要·职官》四五之四三：“天子耳目，寄与台谏，而台之为制，则有内台，有外台。外台即监司是也。”后世废[门下省](https://wapbaike.baidu.com/item/%E9%97%A8%E4%B8%8B%E7%9C%81)，谏官随之废除。明代给事中职兼前代谏议之责，因此称给事中为给谏，而通称御史为台谏。 |
| 2015全国卷2.  来护儿，字崇善，未识而孤，养于世母吴氏。吴氏提携鞠养，甚有慈训。幼而卓荤，初读《诗》，舍书叹曰："大丈夫在世，会为国灭贼以取功名！”群辈惊其言而壮其志。及长，雄略秀出，志气英远。会周师定淮南所住白土村地居疆埸数见军旅护儿常慨然有立功名之志及开皇初宇文忻等镇广陵平陈之役护儿有功焉进位上开府，赏物一千段。仁寿初，迁瀛洲刺史，以善政闻，频见劳勉。炀帝嗣位，被追入朝，百姓攀恋，累日不能出境， 诣阕上书致请者，前后数百人。帝谓曰：“昔国步未康，卿为名将，今天下无事，又为良二千石，可谓兼美矣。”大业六年，车架幸江都，谓护儿曰：“衣锦昼游，古人所重，卿今是也。”乃赐物两千石，并牛酒，令谒先人墓，宴乡里父老。仍今三品已上并集其宅，酣饮尽日，朝野荣之。十二年，驾幸江都，护儿谏曰：“陛下兴军旅，百姓易咨怨。车架游幸，深恐非宜。伏愿驻驾洛阳，与时休息，陛下今幸江都，是臣衣锦之地。臣荷恩深重，不敢专为身谋。”帝闻之，厉色而起．数日不得见。后怒解，方被引入，谓曰：“公意乃尔，朕复何望！”护儿因不敢言。及宇文化及构逆，深忌之。是日旦将朝，见执。护儿曰：“陛下今何在？”左右曰：“今被执矣。”护儿叹曰：“吾备位大臣，荷国重任，不能肃清凶逆，遂令王室至此，抱恨泉壤，知复何言！ ”乃遇害。护儿重然诺，敦交契，廉于财利，不事产业。至于行军用兵，特多谋算，每览兵法，曰："此亦岂异人意也！”善抚士卒，部分严明，故咸得其死力。 　　（节选自《北史·来护儿传》） | 来护儿，字崇善，不记事时就成了孤儿，被伯母吴氏抚养。吴氏关怀教育，给予他很多慈母般的教诲。他从小聪明出众，刚开始读《诗经》，放下书感叹道：“大丈夫在世，一定替国家剿灭叛贼来博取功名!”周围的人都对他的话感到吃惊，认为他志向宏大。长大以后，他的雄才大略超群，志向气量非常人所及。适逢周朝军队平定淮南，所住的白土村，地处战场，经常见到军队，护儿常想建功立业。开皇初年，宇文忻等镇守广陵。平定陈国的战役，护儿有战功，晋升上开府，赏赐缣帛一千段。 　　仁寿初年，调任瀛州刺史，以善政闻名。多次被文帝慰劳勉励。炀帝即位，被征入朝，当地百姓牵车拦路恋恋不舍，连续几天不能出境，到朝廷上书挽留的人，前后有几百人。炀帝对他说：“先前国家还没有安定的时候，你是名将，如今天下无事，又是良刺史，可以说是兼得其美了。”大业六年，炀帝来到江都，对来护儿说：“衣锦还乡，是古人所看重的，你现在就是啊。”就赐给他缣二千段，以及牛和酒，让他谒拜先人的坟墓，宴请同乡的父老。又叫三品以上的官员一起到他家，畅饮一整天，朝廷上下都很羡慕他。十二年，炀帝出游江都，护儿劝谏说：“陛下兴起战事，易于引起百姓叹息怨恨，如今又要外出巡游，我很担心不合适。希望陛下停留洛阳，休息一段时间。陛下如今去江都，那是我的家乡，我受恩深重，不敢只为自己。”炀帝听后，变色而起，好几天不让护儿进见。后来怒气消解了，才叫人引进，对护儿说：“你心中既然这样，我还有何指望!”护儿于是不敢说话。等到宇文化及谋叛时，对护儿甚为忌恨。那天早晨将去上朝，被叛贼捉住，护儿说：“陛下现在在哪里呢?”身边的人说：“现在已经被捉住了。”护儿叹息说：“我是大臣，担负国家的重任，不能清除凶恶悖逆之人，终致朝廷落到如此地步，我只能抱憾于黄泉之下，还能再说什么呢!”于是被杀害。  　　护儿重信用，讲交情，淡泊财利，不经营产业。在行军用兵方面，计谋特多，每次阅览兵法，就说：“这难道也是异人的想法!”善于安抚士兵，处分严明，所有士兵都愿意为他效力。 |
| 2015全国一卷。孙傅，字伯野，海州人，登进士第，为礼部员外郎。时蔡條为尚书，傅为言天下事，劝其亟有所更，不然必败。條不能用。迁至中书舍人。宣和末高丽人入贡使者所过调夫治舟骚然烦费傅言素民力以妨农功而于中国无丝毫之益宰相谓其所论同苏轼奏贬蕲州安置给事中许翰以为傅论议虽偶与轼合，意亦亡他，以职论事而责之过矣，翰亦罢去。靖康元年，召为给事中，进兵部尚书。上章乞复祖宗法度，钦宗问之，傅曰：“祖宗法惠民，熙、丰法惠国，崇、观法惠奸。”时谓名言。十一月，拜尚书右丞，俄改同知枢密院。金人困都城，傅日夜亲当矢石，金兵分四翼噪而前，兵败退，坠于护龙河，填尸皆满，城门急闭。是日，金人遂登城。二年正月，钦宗诣金帅营，以傅辅太子留守，仍兼少傅。帝兼旬不返，傅属贻书请之。及废立檄至，傅大恸曰：“吾唯知吾君可帝中国尔，苟立异姓，吾当死之。”金人来索太上，帝后、诸王、妃主，傅留太子不遣。密谋匿之民间，别求状类宦者二人杀之，并斩十数死囚，持首送之，紿金人曰：“宦者欲窃太子出，都人争斗杀之，误伤太予。因帅兵讨定，斩其为乱者以献。苟不已，则以死继之。”越五日，无肯承其事者。傅曰：“吾为太子傅，当同生死。金人虽不吾索，吾当与之俱行、求见二者面责之，庶或万一可济。”遂从太子出。金守门者曰：“所欲得太子，留守何预？”傅曰：“我宋之大臣，且太子傅也，当死从。”是夕，宿门下；明日，金人召之去。明年二月，死于朔廷。绍兴中，赠开府仪同三司，谥曰忠定．（节选自《宋史•孙傅传》） | 孙傅字伯野，海州人。考中进士，任礼部员外郎。当时蔡條任尚书，孙傅向他陈述天下政事，劝他早点做些更改，否则一定失败。蔡條不听。升升至中书舍人。 　　宣和末期，高丽入贡，使者所过之处，调发民夫修船，引起骚动，用度又颇多。孙傅说：“滥用民力妨碍农事，而对于中国没有丝毫好处。”宰相认为他的言论与苏轼相同，上奏降贬他在蕲州安置。给事中许翰认为孙傅议论虽然偶然与苏轼相同，但没有他意，以职论事而受到指责实在过分了。许翰也被罢贬，靖康元年（1126），受召入京任给事中，升任兵部尚书。上章请求恢复祖宗法度，钦宗问他，孙傅说：“祖宗法度有利于百姓，熙宁元丰法度有利于国家，崇宁、大观间法度有利于奸臣。”当时认为是名言。十一月，授任尚书右丞，不久改任同知枢密院。 　　金人围攻都城，孙傅日夜亲自督战。金兵分从四面鼓噪而攻，郭京军败退，掉进护龙河，护龙河被尸体填满，城门急忙关闭了。当天，金兵攻进城里。 　　靖康二年（1127）正月，钦宗到金兵元帅营中，任命孙傅辅助太子留守京城，仍然兼任少傅。钦宗十多天还不回来，孙傅多次寄信给金营乞请放回钦宗。废立皇帝的檄书传来，孙傅大哭道：“我只知道我们君主可以统治中国，如果立异姓为帝，我就死去。”金人来索要太上皇、皇后、诸王、妃子公主，孙傅留住太子不放行。秘密谋划把他藏在民间，另外找两个像宦官的人杀死，并杀死十几个囚犯，把他们的头送给金人，欺骗金人说：“宦官打算把太子秘密送出，京城人争相斗杀宦官，误伤了太子。于是太子率兵讨伐平定，杀死作乱的人献过来。如果不停止索求，太子就会自杀。”过了五天，没有人肯承担这件事。孙傅说：“我是太子的师傅，应当与太子同生死。金人虽然不求索我，我应当与太子同行，求见两位敌帅当面责斥他们，也许万一可以成功。”孙傅于是跟从太子出城。守城门的金兵说：“金人想要的是太子，留守何必参预？”孙傅说：“我是宋朝大臣，而且是太子的师傅，应当死从。”当晚，住在城门下，第二天，金人召他前去。第二年二月，死在北方金人朝廷。 　　绍兴年间，（孙傅）被追赠为开府仪同三司，赠谥号为忠定。 |
| 2016全国乙卷。曾公亮，字明仲，泉州晋江人。举进士甲科，知会稽县。民田镜湖旁，每患湖溢。公亮立斗门，泄水入曹娥江，民受其利。以端明殿学士知郑州，为政有能声盗悉窜他境至夜户不闭尝有使客亡囊中物移书诘盗公亮报吾境不藏盗殆从之者廋耳索之果然 公亮明练文法，更践九，习知朝廷台阁典宪，首相韩琦每咨访焉。仁宗末年，琦请建储，与公亮等共定大议。密州民田产银，或盗取之，大理当以强。公亮曰：“此禁物也，取之虽强，与盗物民家有间矣。”固争之，遂下有司议，比劫禁物法，盗得不死。契丹纵人渔界河，又数通盐舟，吏不敢禁，皆谓：与之校，且生事。公亮言：“萌芽不禁，后将奈何？雄州赵滋勇而有谋，可任也。”使谕以指意，边害讫息，英宗即位，加中书侍郎兼礼部尚书，寻加户部尚书，帝不豫，辽使至不能见，命公亮宴于馆，使者不肯赴。公亮质之曰：“锡宴不赴，是不虔君命也，人主有疾，而必使亲临，处之安乎？”使者即就席。熙宁三年，拜司空兼侍中，河阳三城节度使，明年，起判永兴军。居一岁，还京师。旋以太傅致仕，元丰元年卒，年八十，帝临哭，辍朝三日，公亮方厚庄重，沉深周密，平居谨绳墨，蹈规矩；然性吝啬，殖货至巨万，初荐王安石，及同辅政，知上方向之，阴为子孙计，凡更张庶事，一切听顺，而外若不与之者。常遣子孝宽参其谋，至上前略无所异，于是帝益信任安石。安石德其助己，故引擢孝宽至枢密以报之。苏轼尝从容责公亮不能救正，世讥其持禄固宠云。 　　（节选自《宋史·曾公亮传》） | 曾公亮字明仲，泉州晋江人。考中为进士甲科，知会稽县。老百姓在镜湖旁种田，常常担心镜湖泛滥。曾公亮设置斗门，将湖水泄入曹娥江，老百姓享受到他的好处。曾公亮以端明殿学士的身主政郑州，治理政事有才能因而声名在外，盗贼全部逃窜到其他州县，以至于晚上不用关闭大门。曾经有过客丢失橐中财物，发布文书诘查盗贼，曾公亮上报：“我所辖境不窝藏盗贼，恐怕是同行的人隐藏起来了吧。”进行搜查，果然如此。曾公亮熟习写文章的章法，任职以后，熟悉懂得了朝廷台阁的规章，首相韩琦经常咨询访问他。仁宗末年，韩琦请求设置皇储，与曾公亮等共同商定大计。密州民田盛产银子，有人偷取银子，大理寺把他们当作强盗。曾公亮说：“这是禁物，偷取银子虽然是强盗行为，与从百姓家中盗取财物有区别。”为此事坚持展开争论，于是皇帝就下达给有司议论，比照抢劫盗窃财物的法律，这个强盗得以不被判死刑。契丹指使人在界河捕鱼，又多次开通盐船，官吏不敢禁止，都说：和他们较量，将要生事。曾公亮说：“刚开始时不禁止，以后将怎么办呢？雄州赵滋勇敢有计谋，能够胜任。”皇上派使者告诉赵滋，边境祸害终于平息了。英宗即位，曾公亮任中书侍郎兼礼部尚书，不久兼任户部尚书。仁宗身体不适，辽国使者到来不能接见，让曾公亮在馆中设宴，使者不愿赴宴。曾公亮质问使者说：“赐宴不到场，这是对君主命令的不敬。君主有病，却一定要他亲临宴会，做这样的事能心安吗？”使者于是赴宴。熙宁三年，曾公亮被授职司空兼侍中、河阳三城节度使、集禧观使。第二年，被起用管理永兴军。任职一年，回到京师，很快就在太傅任上退休。元丰元年（1078），去世，终年八十岁。神宗临丧哭泣，停止上朝三天。曾公亮端庄忠厚深沉，办事细致周密，平时谨守礼仪，遵守规矩，但性情吝啬，积累财富达巨万。曾公亮起初推荐王安石，到和他一起辅政，才察知神宗正袒护王安石，曾公亮暗中替子孙谋划，大凡改变行事计划，都听从王安石，但表面上好像没有参与一样。曾公亮派遣他的儿子曾孝宽为其谋划，到神宗面前陈述与王安石没有什么差别，这样神宗更加信任王安石。王安石为了感激他帮助自己，因而引见提拔曾孝宽到枢密院来报答他。苏轼曾从容地责备曾公亮不能纠正弊病，世人讥讽他保持禄位加固宠幸。 |
| 傅珪，字邦瑞，清苑人。成化二十三年进士。改庶吉士。弘治中，授编修，寻兼司经局校书。与修《大明会典》成，迁左中允。武宗立，以东宫恩，进左谕德，充讲官，纂修《孝宗实录》。时词臣不附刘瑾，瑾恶之。谓《会典》成于刘健等多所糜费镌与修者官降珪修撰俄以《实录》成进左中允再迁翰林学士历吏部左右侍郎。正德六年，代费宏为礼部尚书。礼部事视他部为简，自珪数有执争，章奏遂多。帝好佛，自称“大庆法王”。番僧乞田百顷为法王下院，中旨下部，称大庆法王与圣旨并。珪佯不知，执奏：“孰为大庆法王？敢与至尊并书，大不敬。”诏勿问，田亦竟止。珪居闲类木讷者。及当大事，毅然执持，人不能夺，卒以此忤权幸去。教坊司臧贤请易牙牌，制如朝士，又请改铸方印。珪格不行。贤日夜腾谤于诸阉间，冀去珪。流寇扰河南，太监陆訚谋督师，下廷议，莫敢先发。珪厉声曰：“师老民疲，贼日炽，以冒功者多，偾事者漏罚，失将士心。先所遣已无功，可复遣耶？今贼横行郊圻肘腋间，民嚣然思乱，祸旦夕及宗社。吾侪死不偿责，诸公安得首鼠两端。”由是议罢。疏上，竟遣訚，而中官皆憾珪。御史张羽奏云南灾。珪因极言四方灾变可畏。八年五月，复奏四月灾，因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灾变六十九事。今自去秋来，地震天鸣，雹降星殒，龙虎出见，地裂山崩，凡四十有二，而水旱不与焉，灾未有若是甚者。”极陈时弊十事，语多斥权幸，权幸益深嫉之。会户部尚书孙交亦以守正见忤，遂矫旨令二人致仕。两京言官交章请留，不听。珪归三年，御史卢雍称珪在位有古大臣风，家无储蓄，日给为累，乞颁月廪、岁隶，以示优礼。又谓珪刚直忠谠，当起用。吏部请如雍言，不报。而珪适卒，年五十七。遣命毋请恤典。抚、按以为言，诏廕其子中书舍人。嘉靖元年录先朝守正大臣，追赠太子少保，谥文毅。 | 傅珪，字邦瑞，清苑人。成化二十三年进士。改任庶吉士。弘治年中，授予编修一职，不久兼任司经局校书。参与编修《大明会典》完成，迁任左中允。武宗即位，因为东宫恩赐，升任左谕德，充当为皇帝经筵进讲的官员，编修《孝宗实录》。当时文学侍从不攀附刘瑾，刘瑾很憎恨他们。说《大明会典》在刘健等人手中完成，耗费很多，削减参与编修者的官职，降傅珪为修撰，不久因为《孝宗实录》编成，升任左中允，再升翰林学士，历任吏部左右侍郎，正德六年代替费宏担任礼部尚书。礼部的事务与其它各部比较相对简单，但从傅珪开始多次直言规劝，章奏就多了起来。皇帝喜好佛，自称大庆法王。西域僧人求百顷田地作法王下院，皇帝的亲笔命令下到部里，说大庆法王的命令与圣旨等同。傅珪假装不知道，执意上奏说：“谁是大庆法王，敢与皇帝并列，是对皇帝大不敬。”皇帝下诏不过问，求田之事也最终停止。傅珪闲居时类似木讷不会说话的人，到担当大事时，毅然固执地坚持自己的意见，他人不能改变，最终因为这忤逆权贵佞臣而离职。  教坊司乐官臧贤请求换牙牌，式样要做得像朝廷官员的一样，又请求重新铸造他自己的方印，傅珪阻止没有做成。臧贤经常在阉党面前指责傅珪，盼望着除去傅珪。御史张羽奏报云南灾情，傅珪趁此竭力陈说四方灾害可怕。正德八年五月，再次奏报四月灾情，傅珪于是进言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灾害六十九次。现今从去年秋天以来，地震雷鸣，天降冰雹，辰星坠落，龙虎出现，地裂山崩，总共四十二次，加之水涝旱灾不断，灾害没有像这样严重的。”极力奏陈其时社会弊病十件事，话语多指斥受宠的权贵，权贵愈加痛恨他。恰逢户部尚书孙交也因为恪守正道被欺凌，阉党就假托帝王诏命令二人退休。长安和洛阳监官和谏官交互向皇帝上书请求二人留任，皇帝不听。傅珪归家三年，御史卢雍称赞傅珪在位有古大臣风范，家里没有积蓄，每天为吃饭发愁，乞求发放每月的禄米和仆人每年的食米，以表示朝廷对官员的优待。又认为傅珪刚正忠实，敢于直言，应当起用，吏部按照卢雍的话上奏，没有回复。傅珪去世，终年五十七岁。嘉靖元年录入先朝守正大臣，追赠太子少保，谥号文毅。 |